史懷哲與非洲人

李尚仁

大家都知道史懷哲是位擁有崇高人道精神與奉獻熱誠的醫師，也是位哲學思想相當深刻的作家。他不辭辛苦、克服萬難志願前往非洲爲當地人提供醫療服務，無疑是位充滿奉獻熱忱的人。

或許讀者也會理所當然認爲像史懷哲這麼胸襟恢弘、智識淵博，應該很能欣賞乃至深入認識當地非洲人豐富而特殊的文化，對當地的社會與風俗也能以開放的態度理解並尊重。畢竟，同一時代歐洲的藝術家如畢卡索、馬蒂斯等人，正從非洲豐富的藝術造形吸取靈感與創作的養分，進而在西方美術界創造出嶄新的藝術風格。此外，像史懷哲這樣充滿愛心的人，理應會以平等、友好且互相敬重的態度和非洲人互動。

然而，如果我們翻閱志文出版社流傳甚廣的《史懷哲傳》，讀到裡面所載他對非洲人的看法，會發現他的態度和我們的預期有差距。史懷哲一抵達當地，就僱用「土人」來協助醫院的建造。然而，他卻發現這些非洲人非常「懶惰」，以致他必須不時嚴加監督他們的工作狀況，否則就會導致工程進度嚴重延誤。只要史懷哲一有事情，像是臨時有病人急診，非洲人就會放下手頭工作，「東倒西歪地躺下去」。一旦發工資給這些工人，他們就會把所有的錢都拿去買酒，喝個爛醉，以致隔天無法工作。

傳記還提到非洲人「心智未開」，就像小孩子一樣需要幫助與教育；「白人則是進步文明的人種」，須擔負起指導協助的責任，兩者關係有如師生一般；如果白人太同情非洲人，太爲對方設身處地著想，反而無法扮演導師的角色。

傳記中還提到，有位傳教士要和「土人」打成一片，就住進部落中，以平等的身分對待當地人。結果「他雖然扯下了白人與黑人間的藩籬，但也失去所有的權威。」「土人」一天到晚和他論辯，他反而無法順利傳教。史懷哲接受當地歐洲朋友的忠告，「到了非洲一定要保持白人的權威」，讓非洲人「打從心底服從他，聽從他的指揮」。

今天我們強調要接受多元文化，揚棄我族中心的思考方式，要尊重少數族群不同的價值觀與生活方式，更不應該有族群優越感。倘若今日有人表達上述看法，大概會被批判爲歐洲中心主義者乃至種族主義者。然而，史懷哲傳記提到的這些評論，所呈現的是當時西方人士相當普遍的觀點。

歷史學者雅達斯（Michael Adas）的研究指出，當時歐洲人認爲非洲人科技落後，沒有日晷、時鐘、手表等精準的計時工具，因此社會普遍缺乏時間觀念。此外，歐洲人還認爲非洲人不喜歡勞動。歐洲人的遊記經常形容非洲男性在大白天聊天打混、喝酒喧鬧，動不動就呼呼大睡，把事情都留給女人去做。傳教士說非洲男孩子認爲上帝只創造了兩樣好東西：睡覺和星期天。維多利亞時代的著名探險家柏頓（Richard Burton）則宣稱:「非洲人認爲只有死是比勤勞工作更壞的事情。」

這些聽來有些誇張好笑的說法，當時可是被認爲是在非洲有豐富經驗的權威人士眞實深刻的描述報導。

雅達斯也指出，後來的人類學研究與其他深入觀察都顯示，所謂非洲人沒有時間觀念的看法是錯誤的，但是他們的時間觀確實和歐洲人不同。非洲人對時間的掌握其實是配合他們日常生活方式與季節性的工作節奏，他們可能天氣熱時就充分休息，等天氣較涼爽時才工作，或是適合農耕放牧的季節時較忙碌，農閒則放鬆休息。

至於歐洲人會有非洲男人把事情都丟給女

人去做的印象，其實是因爲不少非洲部落奉行女性耕作、男性打獵與作戰的兩性分工傳統。但歐洲人建立殖民統治之後，除了禁止部落戰爭外，有時還限制非洲人打獵，甚至設立野生動物保護區。在這樣的情況下，沒事情做的非洲男人看來當然很懶散。此外，歐洲人帶來新的農耕與畜牧方式，改變了非洲某些地區的生態，導致昏睡病（sleeping sickness）等寄生蟲疾病大爲盛行。受寄生蟲感染的非洲人體力大受影響，也就無法勤奮工作。

然而歐洲人的勤奮與守時其實是晚近工業革命的產物。雅達斯認爲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工業革命後，工廠的生產方式注重速度，講究所有工人勞動時配合一致。如英國歷史學家湯普森（E. P. Thompson）指出，工業革命前大多數歐洲人的工作時間就和非洲人一樣具有彈性，除了配合季節時令來決定工作時間之外，有時也會因各種有待處理的事務，如修理家中房子、縫補衣服等，而調整工作與休息的時間比例。

工業革命之後工廠興起，工人的上下班與休息時間必須配合機器，且工廠主人越有效要求工人「勤勞」，事業利潤就越高。於是社會不再容忍過去那種工作和休閒沒有明確時間劃分的工作方式，工廠工作時程由時鐘和哨音來管理。工廠紀律重視準時，拖拖拉拉會被扣薪水。

雅達斯指出，歐洲人認爲勤勞是文明的指標，越勤勞的國家和民族，文明程度越高。歐洲自認文明程度最高，認爲在殖民主義潮流下有責任教化未開化的非洲人，要改革他們懶散、沒有時間觀念的惡習。學校教科書不斷強調學生要放棄他們祖先懶惰的不良習性，要效法殖民者勤勞的美德。有些殖民主還訴諸體罰、課稅等方式來強迫當地人勞動。此外，一些基督新教教派，如衛理公會（Methodist）、長老教會等，其教義強調勤勞與善用時間是種美德，無所事事、散漫度日則是罪惡。

虔誠信奉新教，原本想當醫療傳教士的史懷哲，在這種觀念下會認爲非洲人懶散，而歐洲人有義務運用權威嚴加督導，也不令人意外。從這些記載看來，史懷哲似乎對非洲人的品德與能力抱著相當低的評價。他努力要幫助非洲人，但他既不欣賞也不喜歡他們。過去，有些人曾經批評史懷哲其實是種族主義者，這樣的批評公允嗎？

在史懷哲的時代，西方種族主義者認爲有色人種天生能力就不如白人，這是生物體質的問題，後天的教育訓練也無法改變這個事實。然而，雅達斯指出，傳教士大多認爲不同種族人類都是亞當後裔，並無根本的先天差異，非洲異教徒因爲沒接受基督教文明洗禮，因此他們的科技、能力與品德都落後西方人。然而，只要能讓非洲人信仰基督並接受西方教育與訓練，他們便能臻於文明之境。身爲虔誠基督徒的史懷哲，大概也是抱持這樣的想法。換言之，他有歐洲優越感，但還稱不上是種族主義者。

李尚仁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深度閱讀資料

哈格頓（Hermann Hagedorn）等著（1977），史懷哲傳（鍾肇政譯），志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

Adas, M. (1989) *Machines as the Measure of Me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deologies of Western Dominanc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